

# 我的周口城市记忆

百泉



我们的家乡周口，是一座美丽的城市，我们深深地爱着她，也和这座城市有着这样或那样千丝万缕的亲密接触，这些成为我们对周口的城市记忆，也是我们每个人心中最温馨、最柔软的情感所在。

1984年，我母亲生病在周口住院，那是我第一次到周口市区。当时，我们家在农村很困难，同病房的一位回族大娘，家是市区的，心地很善良。她安排家人送饭时总是多带些，让我母亲和我吃。我记得她们带的胡辣汤和锅盔（豫东面食）非常好，我这个乡下的孩子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那份清香至今让我记忆犹新。同时，她让我感受到周口人的善良和厚道，也让我感受到周口这座城市的温暖和美。

后来，我参加工作，到周口市区的机会越来越多。不过，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我们到周口总是喜欢逛商场。印象最深的是周口人民商场、荷花市场和凤凰台市场。人民商场是当时周口最大的综合性商场，在那个年代非常“高大上”。我记得，当时家里添的冰箱、热水器、VCD等大件电器都是在人民商场买的。荷花市场是当时豫东南最大的批发市场，据

说比郑州的银基还要早，最大众化也最接地气，深受老百姓欢迎。而凤凰台市场则具有文艺范，一方面它建筑独特，人口处是一座两层高的门楼，采用仿古式建筑风格，屋顶有双层四角高高挑起的屋檐，明亮的琉璃瓦均匀铺开，太阳照射在上面散发着耀眼的光芒，犹如凤凰展翅、孔雀开屏，成为当时周口的标志性建筑；另一方面，它主要经营古玩瓷器、花鸟虫鱼，是广大市民尤其是文化人钟爱的地方，也是周口重要的城市记忆。

周口最让人忘不了的是各种各样的小吃。我记得去的最多的是凤凰台市场里的“王三水饺”，当时它是周口最有名的小吃，人们只要到周口来，总是要品尝一下，过过瘾。它也是当时周口市唯一一个需要排队取号的餐饮店，其火爆程度可见一斑。还有一个好吃的就是金记胡辣汤，它的总店在大十字街，但我当时经常去的是文明路老教委北面的一个小店，门面不大，汤却鲜美无比。劳累了一上午，饥渴难耐，这个时候要上两个羊肉包子，喝上一大碗汤，顿觉神清气爽、舒服之极。我去的较多的还有八一大道上的双强烩面馆。我们河南人爱吃烩面，尤其是外出回来第一件事

就是要吃上一大碗热气腾腾的烩面，那种汗流浹背、酣畅淋漓的痛快真是令人难忘。

说了吃，我们再来说一下行。那时候交通不发达，从项城到周口都是坐长途汽车，当时的长途汽车由两节车厢组成，中间是个转盘，可以多坐人，但路坎坷不平，30多公里的路程却觉得那么遥远。后来，通了小火车，就是现在的漯阜铁路，就方便多了。老火车站正对着八一大道，路两旁是高大茂密一抱粗的梧桐树，尤其在夏天，遮天蔽日，十分阴凉。树下经常有市民或下棋、或打牌、或喂鸟，你如果逛累了，可以在他们的小摊子边小憩片刻，和他们天南海北地聊一阵子，甚是惬意。那个时候还没有公交车，更没有出租车，在市区行走大都乘坐人力三轮车。1995年，我在周口学习，终于有了公交车，从党校到人民商场，隔不长时间就有一班车，乘坐很方便，感觉非常好。

当时，周口可玩的地方不多，主要是七一路西段的人民公园，里面有个小动物园，虽然动物很少，但孩子们却很喜欢。尤其是猴山上的小猴子非常可爱，小朋友们经常买来小食品喂它们，可顽皮的猴子竟

抢人们手里的东西，惹得刚才还喜笑颜开的孩子被吓得哇哇大哭。公园的小河里有碰碰船，孩子们很喜欢坐，还用水枪打起了水仗。河里的小草鱼游来游去，惹来孩子们用小舀子捞，还真能逮住一条两条，把孩子们高兴得不得了。公园里，好玩的还有套圈和打气球。一块钱买十个圈或十发子弹，也不管套住套不住、打着打不着，都玩得非常痛快。不过，孩子们总是没完没了，打了一轮又一轮，非要把气球打完不可。大人们虽心疼钱，但看到孩子们高兴的样子，也都大方了起来。

周口给我留下较深刻印象的地方还有地区新华书店和印刷厂。老新华书店坐落在老市委西侧七一一路上，是个三层的小楼，不大，但在当时是周口图书最多的地方，我每次到周口总要进去看看。当时，还没有开架售书，想买什么书要让售书员隔着柜台拿，甚是不方便。记得有一次地委办的一位老伙计说余秋雨的《文明的碎片》很好，我就买了一本，从此开始喜欢上了余秋雨的书。1993年，我出版了《神童的智慧》，后来印刷《项城市讯》，到周口地区印刷厂较多，那时候还是手工活字排版，印刷质量很差，书裁得参差不齐，成本也高。当然，现在电子排版、自动化设备，印刷质量比过去好多了。

记忆的闸门一旦打开，过去的事便像放电影一幕幕浮现在眼前。但记住过去，不是沉湎过去，而是更加感悟过去的艰难和不易，从而面向未来，更加珍惜今天的幸福和美好。今天，周口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购物上，我们不但有万达广场、万顺达商场、万果园超市、华耀城市场，还可以网上购物，在周口什么都能买到；在出行上，不但有高速、高铁、航运，还有在建机场，实现了多式联运；在游玩上，有周口公园、人民公园、植物园、野生动物园、建业绿色基地，更不用说随处可见的街头游园、市民驿站……我们都为周口的变化而欢欣鼓舞。我们是周口的经历者，经历了她的酸甜苦辣，实属不易；也是周口的见证者，见证着她的沧海桑田、精彩蝶变，更加深深地爱着周口，我们可爱的家乡！

## 植树节(外一首)

刘均生

春回大地草木青，  
植树节到万物萌。  
今天栽下一棵树，  
十年之后成美景。  
荒山变成桃花源，  
乡村堪比瑶台宫。  
绿化祖国环境美，

装扮神州锦绣程。  
  
语春分  
昼夜均匀寒暑平，  
燕子回归暖气升。  
麦苗起身草变绿，  
雨润春分兆年丰。

## 咏梅(组诗)

史学杰

一  
疏影清雅一抹红，  
幽香艳丽傲长空。  
最喜一年寒风劲，  
漫卷珠帘诗意浓。

二  
点点朱砂凝落雪，  
纤纤绿萼弄清风。  
不惧冰霜来刻骨，  
洗尽尘埃更从容。

## 回家印象

许益民

广袤的豫东平原  
有一个偏僻的地方  
一条不太宽阔的水泥路  
连接着我的家乡  
路旁笔直耸立的树木  
把一望无际的绿色田地分享  
车子飞快地行驶  
渐渐望见  
被树林笼罩着的古色古韵的村庄  
老鸦窝点缀在高高树木上  
这就是我老家所在的村落  
是我充满童趣的故乡

快乐在他们脸上绽放  
精准扶贫扶持了贫困户  
古老村落也变了模样

车子缓缓进村  
啊眼前展现的是城市景象  
原先坑洼坎坷的泥土街道  
修成了宽阔的水泥路  
高高的路灯分列两旁  
迎风招展的常青树春意盎然  
印象中低矮的小瓦屋  
变成了整齐一致的两层楼房  
穿着新衣服的老老少少  
三五成群谈笑着新鲜事  
花花绿绿的儿童追逐嬉戏  
不时摇晃着玩偶

年近的父亲早已在院里摆放了  
小凳子  
等待儿女的归来  
亲人团聚的喜气在庭院荡漾  
年轻时顶天立地无所不能的父亲  
慈祥的脸上刻满了岁月  
和我熟悉的乡亲一样  
城乡差距的拉近  
和见到儿女的喜悦  
开朗的父亲谈笑不同往常  
老人眼角浸出的泪花  
让儿女真正感受到  
年轻时能拿得起  
年老后能放得下  
一位老人的沧桑  
啊父亲——  
你是儿女心中的巨人  
你是儿女情感的寄托  
回家来——  
乡村的发展变化  
让亲情和幸福一起徜徉

## 梅之魂

路雨

落雪的夜晚  
陪爱人在校园散步  
梅花漫不经心的香  
被洁白的雪花裹挟着  
与我们撞了个满怀  
爱人说  
她突然间就像闻到了  
放置在案头的书卷  
被打开的那种气息  
和文字的清新自然  
洁净温暖与生动  
融为一体

腊梅 总与雪与年  
有着不解的渊源和默契  
梅是雪的化身  
雪是梅的灵魂  
执着笃定 雪不来  
就不绽放  
无论多冷的天  
也挡不住通向春天的行程  
无论多深的雪  
也盖不住肌骨里研磨出的香

## 老崔

顾玉杰

辛丑年二月，万物复苏，春光乍现，鹊鸟争鸣。

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来临之际，欣闻周口市委组织部与淮阳区委联合摄制的电影《老崔》，在淮阳区鲁台镇开机。这个消息，把我的思绪一下子拉回二十年前。那是我采访老崔的日子。

2000年的春夏之交，我接到一项采访任务，采访对象是个老干部，这个人就是老崔，全名崔庆余。在去往鲁台镇的路上，我一直在思忖：这个老干部有什么特别呢？此前的线索反馈，集中到一点，就是崔庆余一心为公，离而不休，不停地工作，为群众做好事。职业养成的思维定式不免让我产生焦虑，这样的人怎么采访，他身上会有故事吗？

在鲁台镇卫生院，我找到了崔庆余的家。家很简陋，隐约记得有个狭窄的小院，印象最深的是两间屋子里全是图书。崔庆余的老伴左云英正在忙家务。左云英说，老崔一早就出去了。在等待老崔的间隙，我仔细打量老崔的两间屋子。只见层层叠叠，从上到下，从里到外，到处摆满各类书籍和报纸杂志，有的看上去泛黄，显得十分陈旧。其中，《毛泽东思想研究》杂志就摞有半米高。不一会，院外传来自行车链条的响声，老崔回来了。老崔当时七十多岁的模样，中等个，头发稀疏花白，面色红润。他穿着衬衣，敞着怀，一头大汗。“坐、坐、坐。”他一边热情地打招呼，一边掂把扇子呼呼地扇起来。“八成又是

去通下水道了。”老伴左云英在一旁嘀咕，老崔没有理会。我们开始交谈。

老崔的身世，让我看到这名老共产党员的一颗红心。1929年10月，崔庆余出生在淮阳县北小关的一个农民家庭，童年时断断续续读了几年私塾，接着跟人当徒工学石印，谋求生计。1947年秋，18岁的崔庆余在项城水寨加入人民解放军，成为豫皖苏军区独立旅警卫营的一名卫生员，先后参加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1949年5月，崔庆余光荣入党。1952年夏，崔庆余所在部队奉命挺进西藏，过了二郎山以后，由于剧烈的高原反应，崔庆余被转移到后方，随后退伍回到家乡。“过了二郎山，我就没打算活着回来。”说到这里，老人哭了。他说，许多战友牺牲在进藏途中，这些年自己有一种偷生苟活的感觉。崔庆余说，他一辈子难报共产党毛主席的恩情，唯有老老实实工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共产党员就该这样，我不是先进，也不是典型。”

老崔一生从事卫生工作，他认为这很平凡，没有“闪光事迹”，没有“动人故事”。他说，离休这些年，咋也闲不住，就义务投送报纸杂志，自费订阅图书，免费让群众借阅；自己身体尚好，国家给咱发着养老金，不能休息，直到干不动为止；党的干部不能搞特殊，更不能去贪占，损公肥私，这是最浅显的道理。从老崔的口中，我挖掘不到想要的素材。素材反映主人公的品格，支撑其思想，解读其行为。老崔的相关素材让我感到有些失望。

这时，采访就得运用迂回战术了。我先后同老崔的老伴左云英交谈，与他们的三个子女拉家常，与鲁台镇干部和卫生院干部职工座谈，收集到大量第一手材料。值得庆幸的是，老崔从新中国成立之初就有写日记的习惯，他抱出自己的111本日记，让我如获至宝。我粗略翻阅后，从中挑选了几十本。回到周口，



电影《老崔》开机

我夜以继日地阅读老崔的日记，从中捕捉到许多细节和情景。后来，我又做了两次补充采访，老崔的人物形象和精神特质在我头脑中逐渐丰满、清晰了。

在老崔的思想认识中，公就是公，私就是私，个人绝不能占公家的便宜。左云英说到一件事，让我记忆犹新。他们家与镇粮管所的面粉加工厂隔着一道墙，左云英经常在面粉厂下水道捞些秕麦，老崔对这件事始终并没在意。有一天，老崔看到左云英捞了几竹篮秕麦，他摸摸，麦子粒饱满，就问：“老左，你咋捞这么多麦？”“好像面粉厂的机器坏了。”听老伴这样说，老崔立即找到粮管所主任鲁乃敏，质问：“你们咋管理的，麦子都快漏完啦。”老崔从事卫生工作，他的日记就是工作日志。他在农村跟孩子捉迷藏打防疫针、痴迷研究蚊虫繁殖规律，这些事情在他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日记中有大量记述。日记还记录他穿上斜衫裤子以后，喜欢在群众面前排排方步，警惕自己不能滋生享乐思想。普通人无法理解一个纯粹共产党员的胸怀和追求，身边一些人讥讽老崔“神经病”“傻”。他在一篇日记的开头戏谑地写道：“在我犯神经病的日子，我为群众做了这些事情……”读了让人忍俊不禁，这可爱可敬的老崔！

那年夏天，我把老崔的事迹写成了五篇报道，分别是《党是我的母亲》《学习是党员的毕生任务》《我是人民的“长工”》《他心里只有两个字：人民》《党员没有离休日期》，共计八千字，在《周口日报》连续刊发。崔庆余的事迹在全市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强烈反响，中共周口市委授予崔庆余模范共产党员称号，并号召全市党员干部向崔庆余同志学习。

在荣誉面前，老崔没有飘飘然，他始终没有停歇为人民服务脚步。次年，在省党代会上，我在采访中又见到老崔。他说，党和人民给他的荣誉太高了，有生之年，当再作新的贡献。自那以后，我再也未见老崔，想必他像蜡炬一样燃烧着，一直为社会散发光和热。不料，若干年前，意外突然降临，老崔的家庭图书室不慎失火，他多年积攒保存的图书被付之一炬。图书没了，耄耋之年的老崔备感失落，接着他生病住院，身体每况愈下。2016年8月，老崔带着组织的关怀和对党的无限挚爱，溘然长逝，享年87岁。

我期待荧屏上的老崔，永远活在这明媚的春光里！老崔既是一名普通党员，又是一名特殊党员。他用一生践行了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他是伟大的！

## 好书推荐——《应物兄》

近日，在家读《应物兄》，把好多平时爱做的事情都忘到脑后了。还真是印证了书中的“只有做一件事时，才能忘记另一件事”。这也充分证明《应物兄》深深牵引着我，书中的文字不时撞击着我的内心。

《应物兄》是李洱创作的长篇小说，首发于2018年《收获》长篇专号秋卷和冬卷，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2018年12月出版。2019年，获第十届茅盾文学奖。

小说围绕济州大学儒学研究院筹备成立和迎接儒学大师程济世“落叶归根”两件事，以“应物兄”作为轴心人物，上下勾连、左右触及，相关各色人等渐次登场，描绘了一幅丰富多彩的当代社会特别是知识分子的生活画卷。

有时，我读着读着泪水就盈满双眼。我想起我的母亲，倘若我的母

亲还活着，她也会为我沉浸书中的样子而感动。

读书时，我多次听见我的自言自语：“我感觉，这本书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新地标，它是我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战役中最大的寄托与收获。”

书中有《诗经》《论语》《孟子》，有唐宋词汉文章，也有西方的柏拉图、黑格尔、亚里士多德，有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也有中西方文化的撞击与交融。

这本书就像一束动人而儒雅的光，我整个人都因为这束光而亮了起来。希望读者朋友们抽时间读读《应物兄》这本书，相信你读后会掩卷叫好、收获满满。我始终相信你读过的书和走过的路，都会写在你的脸上、融化在你的骨子里。

李佳推荐

## 悦读吧



崔庆余资料图